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九二回 阻星期曲房驚好夢 行酒令東閣宴嘉賓

且說辛修甫要章秋谷同到蘇青青那裡去，看看他的真假何如。章秋谷連忙搖手道：「如今的時候，就是我親去試驗他，也試驗不出來的了。你若就是這樣不問真假，糊裡糊塗的把他娶了回去，便也不必去說他。若真個的要試驗他的真心，我卻有一個主意在這裡。這個時候卻不能和他見面，只要你肯割愛就是了。」辛修甫聽了，不懂他是什麼意思，眼睜睜的看著他。秋谷見他不懂，便又和他說道：「你們這位貴相好，如今既然除了牌子想要嫁你，自然是不接別人的了。」修甫聽了，點一點頭。秋谷道：「如今的時候，要試信人的真假，只有一個法兒。兩個要好的朋友大家預先約齊了，去同做一個信人，卻只作大家不認得的一般。又故意的大家賭氣吃醋，你罵我，我罵你的，聽那信人的口氣怎麼樣。雖然堂子裡頭的規矩，對著姓張的照例要罵姓李的，對著姓李的又照例要罵姓張的，卻是那裡頭的輕重情形總有些看得出來的。到了那個時候，兩個人約齊了，大家當著那信人的面前說出真情來，把那些背後的話兒，都一古腦兒講得個明明白白。雖然計策來得毒些，卻除了這個法兒，再沒有第二個法兒了。」

辛修甫聽了，拍手稱是道：「這個主意果然來得□分挖括。」說到這裡，忽然頓了一頓道：「但是他如今是不接客人、不做生意的了，卻怎樣的再去試他？」秋谷微笑道：「只要你不要掀翻醋罐，我自然有個法兒去算計他。」辛修甫想了一想，奮然說道：「罷了，被你這般的一說，把我說得果然疑惑起來，只得要憑你去把他怎樣的了。」秋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天你就和他坐馬車到張園去。到了張園，你只推說有緊要的事情先要回去，那時你便坐了馬車先走，只說等一會兒再打發馬車來接他。到了這個時候，你就交代給我，不用管，我自然有我的法兒。」修甫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也只得如此的了。」

到了明日，果然辛修甫如法泡製的同著蘇青青到張園去。進了安壇第，就在進去的地方揀張桌子，泡一碗茶。剛剛坐下，早見那位章秋谷換了一身衣服，刺斜裡劈面走過來。那時四月中旬天氣，章秋谷穿著一件白紡綢長衫，襯著一件玄色外國紗馬褂，豐裁朗朗，儀表亭亭，翩翩潘玉之姿，濯濯王恭之度，眉梢斂意，眼角含情，面白頤豐，神清氣爽。辛修甫見了，覺得眼光一動，便故意別轉頭去，只作沒有看見。章秋谷走近身來，恰恰的和蘇青青打個照面。蘇青青忽然抬起頭來，見了章秋谷，不由得呆了一呆。那一對秋波，就不知不覺的射到章秋谷身上來。章秋谷見了，知道有些意思，便軟軟的飛了一個眼風，蘇青青回頭一笑。秋谷又把手中的一方絲巾對著蘇青青揚了一揚，蘇青青把頭一低。章秋谷便急急的走了過去，偷眼看辛修甫時，只見他呆著個臉兒，正把眼睛注在那邊桌子上一班信人的身上。秋谷暗想：裝得狠是相像。便故意去各處兜了一趟。

慢慢的走回來，果然辛修甫已經走了，蘇青青一個人坐在那裡，手托香腮，呆呆的在那裡出神。見了章秋谷走過來，便有意無意的瞟他一眼。章秋谷微微的笑著，索性立到蘇青青對面去，上上下下的仔細打量。看得個蘇青青不好意思起來，不覺「嗤」的一笑，對著秋谷把頭略略的搖了一搖。秋谷索性走近一步，對著蘇青青笑道：「我們兩個人面熟得很，好像是認得的。請問可是前年在西鼎豐的蘇青青麼？」

蘇青青聽了，粲然一笑道：「倪正是蘇青青，格位大少貴姓？」秋谷道：「原來果然是青青先生，我的眼力果然不錯。你可還記得那個時候在你房裡頭借乾鋪的章二少麼？」原來章秋谷以前本來沒有做過蘇青青，明欺他們做信人的張三李四，身上的客人多得狠，那裡記得出來？當下蘇青青聽了，想了一回，想不起來，只得笑道：「二少，對勿住，隔仔幾年，倪直頭忘記脫格哉。」秋谷一面和他說話，一面故意把眼光只顧向他身上溜來。蘇青青見了，心上甚是高興，便指著旁邊一張椅子道：「二少，耐請坐哩。」秋谷便也軟綿綿的坐了下來。兩個人談了一回，談得□分密切。秋谷一面和他講話，那桌子底下的腳未免要不規矩起來。蘇青青只是微微的笑，不說什麼。

秋谷正和蘇青青講話，忽然叫了一聲「呵呀」道：「我聽人說，你就要恭喜嫁人，可是真的麼？」蘇青青斜了他一眼，並不開口。秋谷歎一口氣道：「那個娶你回去的客人，也不知是那一世裡修來的福氣。」蘇青青故意嘆道：「耐勿要來浪陪三話四哉。」說著，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。秋谷趁勢低低的附耳說道：「等回兒請你到一品香去，不知你肯賞光不肯賞光？」蘇青青不答，只略略的點一點頭。秋谷便又向蘇青青耳旁說了幾句，蘇青青不覺臉上一紅，呖了秋谷一口道：「勿要來浪像煞有介事！」一會兒，蘇青青的馬車來了。蘇青青便立起身來，把秋谷瞟了一眼，往外便走。秋谷會意，連忙隨後走出安壇第，坐上自己的馬車，緊緊的跟著蘇青青的馬車。一路上追風逐電的跑到一品香門口停下，兩個人一同下車進去。

自這一天起，章秋谷放出全付的工夫籠絡那蘇青青。當日晚上，就和蘇青青有了交情。辛修甫得了這個信息，雖然心上有些酸氣，卻也無可如何，只得依著秋谷的吩咐。到了明天一早，便趕到永吉里來。進了永吉里的弄口轉一個彎，只見一家門首寫著「姑蘇歸公館」的五個字兒，暗想這裡是了。便一一依著秋谷的話兒，推門進去。見秋谷的車夫站在門內，見了辛修甫，把手招招，又往屏門背後一指。修甫會意，輕輕的轉進屏門，走上樓去。見上首的一間房門，果然房門虛掩，便站在門外，輕輕的咳嗽一聲。只聽得房內也是輕輕的一聲咳嗽。修甫得了秋谷的暗號，方才放大了膽一腳踏進房去。只見銀鉤不動，錦帳低垂，寶鴨沉沉，房籠寂寂。修甫搶進兩步，揭開帳子。章秋谷已經坐起身來，見了修甫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只把一隻手指著裡牀。修甫舉眼往牀裡看時，果然見一個少年女子，側著身體向外睡著，星眸不起，寶靨微紅，剩粉末銷，殘指猶膩，兩隻玉臂雙雙的拋在牀外，一頭黑髮軟軟的堆在枕邊。原來不是別人，果然就是他那位現在情人、將來愛寵的蘇青青。

辛修甫見了又好笑，又好氣，不由分說趕過去扯著蘇青青的一隻手，把他拉了起來，口中大聲喝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東西，幹得好事！」蘇青青正在香夢迷離、春情撩亂的時候，忽然被修甫扯了起來，又是這樣的大聲一喝，早把個蘇青青在睡中驚醒，大吃一驚，直嚇出一身香汗。連忙開眼看時，一眼光見了辛修甫對著他怒氣沖沖的，口中不知在那裡說些什麼。又見章秋谷也在那裡嘻嘻的看著他笑。這一來，只把個蘇青青攪得心上糊塗起來，好像是做夢的一般。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修甫又向他喝道：「你已經收了我的定錢，除了牌子，怎麼如今又和別人吊起膀子來？」蘇青青聽了還是摸不著頭腦。看著章秋谷立在牀前，好似沒事人兒的一般。蘇青青心上越發的不得明白起來，呆呆的坐在牀上，一言不發。

章秋谷見了，便走過來對著蘇青青打了一拱，口中說道：「一切事情都是我的不是，你不要生氣。」蘇青青聽了這幾句話兒，又見章秋谷得意揚揚的對著辛修甫只是笑，想了一想，心上方才恍然大悟，徹底澄清，知道是他們兩個人串合了做弄他的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憑他蘇青青的臉皮再厚些兒，也由不得滿面上漲得通紅，低下頭去。辛修甫又大聲問道：「你以前和我講的話兒是怎麼講的，如今又怎麼平空的變起卦來，這是個什麼道理？」蘇青青聽了，頓了一頓，一時回答不出，只好低著個頭，嘿然不語。辛修甫冷笑道：「你裝聾做啞的，難道罷了不成？」

蘇青青到了這個時候，明知道事情已經決裂，心上便定了主意，挽一挽頭髮，跨下牀來對著辛修甫道：「辛老，耐末也勿要動氣，聽倪好好裡搭耐說。格件事體是倪自家勿好，對耐勿起。故歇事體已經弄到仔實梗格樣式，也勿必再去說俚。格辰光倪搭耐兩家頭格閒話，賽過勸說，黑板浪寫白字，措脫。下轉轉肯照應倪格，請到倪小地方去坐坐，請請客，碰碰和，繃繃倪場面，格是再好勿有。耐真正勿肯照應倪格，倪也叫嘸說法。不過格個辰光，端午節要到快哉，倪末探脫仔牌子預備嫁人，勿做生意，故歇再要掛仔牌子做起生意來，格末真正尷尬頭。」

說到這裡，章秋谷不覺喝一聲采道：「好得狠！這幾句話兒，真是說得道地……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早被蘇青青一把拉住了道：「耐到好格，倪搭耐嘸嘸撥啥冤家，啥事體耐要搭倪實梗混倘？倪末總算上仔耐格當哉，耐倒底打算那哼？」說著，又走到辛修甫身畔，握著他的手，親親切切的說道：「辛老，倪末總算上仔別人家格當，對耐勿起。耐也勿作興格嘸！耐自家想想看，阿有點心浪意勿過？上海灘浪好好裡格人家人，上別人當格多熬來浪，勿要說啥堂子裡向格信人哉。倪老實搭耐說仔，故歇辰光倪就懊

悔勿轉格哉。不過嫁人是嫁人，要好是要好，嫁人格事體勿成功，倪兩家頭要好是嚙啥勿成功嘛。」

辛修甫起先只說蘇青青一定要扭結固結的和他不肯開交，預備著許多決絕的話兒，要燥燥他的脾。不想蘇青青不等他開口，先自大大方方的講出這樣一番說話來，心上也暗暗的贊他，倒不好再說什麼。如今又聽了這幾句話兒，只覺得心上非但並不恨他，倒像覺得自己真個有些不是的一般。推開了蘇青青的手，微微笑道：「算了罷，不用再提了。我們從此不提今天的事情。」蘇青青回過身來，指著秋谷，把金蓮在地下一頓道：「才是耐勿好！」秋谷不去理會他的話兒，卻對著他把一個大指一伸道：「真正利害，不愧是個頭等名角！」

蘇青青想了一想，倒笑起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唔篤格兩個人，直頭是少有出見格，阿有啥兩家頭串通仔合著一隻靴子。」蘇青青說到這裡，面上也紅了一紅，頓住了口不說下去。章秋谷和辛修甫聽了，都笑起來。秋谷笑著走過去，拍一拍蘇青青的肩頭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你這個靴子定是內城定造的上等京靴了。」蘇青青聽了，忍不住「撲嗤」一笑。自此以後，蘇青青要嫁辛修甫的這件事兒，雖然被這位章秋谷平空打散，辛修甫同著章秋谷兩個卻依然在他院中走動。

一言表過不提。只說章秋谷在上海住了幾天，把匯豐銀行裡頭的存款，果然一古腦兒提了出來，回到常熟去，存在一個大昌當舖裡頭。把家事佈置了一番，便又到上海來。原來辛修甫見章秋谷到了上海，便再三再四的邀他仍到書局裡頭去，章秋谷便也答應。此番再到上海，卻和以前在上海的時候大不相同，陸麗娟和梁綠珠都不知到那裡去了，習鑿齒再到襄陽，桓司馬重來灞水，搖落江潭之柳，淒涼湘水之波，狠有些兒滄海桑田的感慨。更兼看著自己這般境遇，椿萱凋謝，朋舊銷沉，□年湖海之游，一霎邯鄲之夢，司馬落魄，阮籍猖狂，感身世之無聊，撫頭顛之如許，便不知不覺的鬱鬱不樂，黯然神傷。

就是這樣的過了幾個月。忽然東方小松從廣東解餉回來，一到上海，便先去看章秋谷。章秋谷見了方小松，不覺心中大喜。良朋久別，知己重逢，自然有一番款曲。兩個人暢敘了□多天。方小松見秋谷鬱鬱不快，懷著一肚子的牢騷，便勸他同到廣東去頑一趟。秋谷也為著廣東地方是個最先通商的口岸，又是南洋群島的門戶，本來心上狠想去遊歷一趟。聽了方小松邀他同去，心上□分高興，便一口答應。又和辛修甫說了要告幾個月假到廣東去。辛修甫挽留不住，只得由他自去。章秋谷又薦了貢春樹暫時代理書局裡頭的事情，自己便同著方小松到廣東來。

到了廣東地方，休息了幾天，方小松備酒和他接風。席間的陪客除了幾個同鄉候補官之外，有一個實缺潮州府知府程梅谷程太守，現充法政學堂監督，是個進士出身，和方小松是極要好的朋友。久已聽得方小松說起這位章秋谷先生的大名，和秋谷談得□分合式。秋谷看了這位程太守生得豐裁出眾，氣概非常，兩隻眼睛炯炯的光芒直射，知道不是個尋常人物，便也肅然起敬。

到了明天，程太守便托了方小松致意，要請章秋谷當個總教習。章秋谷起先不肯，只說我是到這裡來遊歷一下的，至多不過幾個月勾留，何必多此一舉。當不起程太守再三再四的敦請，方小松又勸他道：「你就借著這個機會到學界裡頭去閱歷一下也好。到了要回去的時候，你只顧辭了館地回去，他也決不能勉強留你。」

秋谷聽了，一想不錯，便也點頭答應。自此以後。秋谷便把行李搬到法政學堂去，每天三四點鐘的課程倒也不覺得辛苦。

這一天，秋谷方才完了課程，正要想到方小松那裡去，忽然家人傳進一個帖子，說水師提督黎繩甫黎軍門來拜。秋谷聽了，心上覺得詫異。接過帖子來看了一看，心上想道：「這位黎軍門聽說在廣東聲名很好，雖然和我同鄉，曾有一面之識，卻向來沒有什麼來往，怎麼忽然紆尊降貴的拜起我來？這是什麼原故？」想著，便叫那家人出去請黎軍門在花廳上坐，自己換了衣服，立刻出來見了那位黎軍門，不免大家要說幾句套話。

原來這位黎軍門知道章秋谷是個江南名士，所以先來拜會。章秋谷一面和黎軍門說話，一面細細的打量這位黎軍門時，只見這位黎軍門生得虎頭燕額，猿背狼腰，聲若洪鐘，目如閃電，真是個桓桓名將，矯矯虎臣。那談吐舉止，更是高華名貴，俊雅無儔。秋谷看了，心上暗暗的贊歎。更兼這位黎軍門沒有一些兒官場裡頭的習氣，也不擺什麼架子，和秋谷談了一回，覺得甚是契合。直談了一點多鐘，方才走了。隔了一天，秋谷少不得要去回拜。黎軍門接著，又談了好一回，便約秋谷明天在他衙門裡頭吃飯，秋谷應了別去。

到了明天，差不多□點鐘還沒有到，黎軍門便來催請。秋谷到了那裡看時，見方小松也在坐中，其餘的客也都是些素來相識的同鄉。一個姓楊的楊安之，也是個江南名士，書畫俱精，卻是黎軍門那裡的文案。有兩個姓江的，卻是同胞兄弟，一個叫江伯臨，一個叫江仲吉，都是廣東候補知府，也都少年英俊，個個不群。還有一個姓陸的陸善卿，也是江蘇人。只有一個姓戚的戚珍三，卻是個四川人。當下大眾寒暄了一陣，相讓坐下。黎軍門講起他自己平生的戰績來，如何如何的衝鋒打仗，如何如何的運籌克敵。講到緊要的時候，講得意氣飛揚，鬚眉欲動。大家都不覺歎羨一回，黎軍門也謙遜幾句。

一會兒酒菜排齊，大家入席。黎軍門的廚夫是廣東全省第一個烹調名手，烹調出來的肴饌□分精緻。大家吃著，一個個都贊賞不置。

一會兒酒過三巡，食供五套，江仲吉便道：「悶酒無味，我們何不行過酒令消遣呢？」秋谷道：「我的性情素來不愛行什麼酒令。你想好好的吃酒，何必來嘔什麼心血，絞什麼腦汁？還是拇戰覺得爽快些兒。」說著，黎軍門點頭稱是。大家拇戰了一回。江仲吉定要行令，便行了一回席上生風的射覆，大家吃了幾杯酒。

黎軍門道：「我們如今把射覆的字兒分作上下兩截，須要依著上下的次序，不准顛倒，還覺得耐些尋味。」大家聽了，都點頭稱是。方小松便說一個「布」字、一個「沙」字。楊安之想了一回，一眼看見江伯臨面前有一盤彩蛋，心上便明白了，便射了一個底下的「達」字。方小松點一點頭，大家一笑。戚珍三和陸善卿聽了，不懂他們說些什麼，便問道：「你們覆的覆，射的射，可好講給我們聽聽麼？」方小松道：「我是把一個『蛋』字分作兩截，一個『疋』字，一個『蟲』字，上面的『布』字是布疋，下面的『蟲』字是蟲沙，他射的下面一個『達』字，是蟲達，漢高祖功臣中之一。」說到這裡，江仲吉便道：「我給一個你射，看你射得著射不著我的上下兩個字兒，就是那京戲《翠屏山》裡頭『殺山』兩個字兒。」方小松聽了想了一回，卻想不出。江仲吉道：「你吃一杯酒，我和你說了罷。」方小松果然乾了一杯。江仲吉把手指著案上一盤芥醬道：「上面是霜華殺草的『殺草』兩個字，下面是『介山』兩個字，是個『芥』字。」方小松聽了，便忙忙斟了兩杯酒，放在江仲吉面前道：「你先吃了我一杯酒，再罰了一杯酒，我再和你講話。」江仲吉那裡肯吃，嚷道：「難道我這個覆得錯了麼？你先講出我的錯處來，我再吃酒不遲。」

方小松道：「你這個『殺草』的兩個字雖然的可以用得，但是這個『芥』字拆了開來，上面的草頭不是成字的。我早已想到這個『芥』字，為著不妥當，所以沒有說出來。快快的把這兩杯酒給我吃下去！」江仲吉起先還不肯吃，只說：「這個草字頭是『草』字的古體。」小松道：「我們是在這裡射覆，不是在這裡考據古學。你抬出古體字來也不中用。」江仲吉說他不過，只得一口氣把兩杯酒灌了下去。第三個就輪著章秋谷。秋谷卻低著頭，好似想什麼心思一般。直至小松叫他，方才抬起頭來，隨口說了一下，卻被黎軍門射著。接著，大家都輪了一次。

楊安之道：「這個令也沒趣得狠。」秋谷道：「你們要行有趣的酒令，我倒帶著一付酒籌在這裡。本來是一個朋友托我作的，後來這個人到關東去了。這付酒籌剛剛帶在這裡，行起來卻狠有些味兒。」眾人聽了，便問是什麼酒籌。秋谷道：「這付籌上都刻著《石頭記》的人名，下面刻著四六評話，應實應罰，也都注在上面。」眾人聽了都大喜道：「你快去取來，我們行個新酒令也好。」秋谷聽了，便叫家人回去，把箱子裡頭的一付竹籌立刻取來。

家人去不多時，果然取來送上。大家爭著看時，只見一個大大的竹筒，裝著滿滿的一筒竹籌，雖然是竹的，卻雕得□分工致。眾人要去拔出籌來看時，秋谷攔住道：「預先看過了沒有什麼趣味，我們慢慢的抽就是了。只是你們既要行這個令，卻要推我做個令官，大家都聽我的號令行事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秋谷便把這個竹筒放在中間，口中便道：「我是令官，該應自令官左首的人行起。」

方小松正坐在秋谷左首，便揎拳擄袖的掣了一枝出來，口中說道：「要掣一個好的，不要受罰才好！」大家爭著看只見籌上刻著幾行字道：

史湘雲豪情弱質，俠骨柔腸，楚山縹緲之雲，湘水瀟湘之恨。玉山頹倒，香留芍藥之茵；寶月溫存，春入衡蕪之夢。得史湘雲者，合席皆賀兩杯，自飲兩杯。量洪者與湘雲對飲一杯。如座有寶玉，寶玉應為湘雲斟酒；除賀酒外，再與湘雲對飲一杯。遇寶釵、黛玉，與湘雲對飲一杯。

秋谷看了笑道：「你抽著了史湘雲，卻沒有什麼累贅，不過吃幾杯酒就是了。」

方小松道：「這個時候橫豎沒有寶玉在這裡，我吃過了三杯令就是了。」秋谷連忙道：「這個不能，要等大家抽齊了才算的。如若不然，那先抽的人豈不是占了便宜，遲抽的人豈不是吃了虧麼？」大家聽了，都點一點頭。

第二個便是楊安之，也抽出一枝籌來。眾人大家看時，只見刻著道：

薛蝌 千里京華，三年荊棘。花空散雨，絮不沾泥。裙布釵荆，宜室宜家之夢；吹簫引鳳，式金式玉之音。得薛蝌者，合席皆賀一杯，自飲一杯。遇薛蟠，亦與薛蝌對飲一杯。如座中有夏金桂，作怒容，不飲。

第三個便是戚珍三，恰恰掣著了薛蟠，上面刻著道：

霸王雅號，壯士雄風。河東之獅吼無常，郭外之南風不競。貂裘走馬，章台楊柳之雲；鴛鴦纏頭，綺閣湘桃之月。得薛蟠者，合席不賀，自飲一杯。懼內者與薛蟠對飲一杯。遇寶釵、寶玉，對飲一杯。遇夏金桂，當低眉承睫，親敬三杯，薛蟠自陪一杯。如遇柳湘蓮，應飲醬油一杯，並受打三拳。

戚珍三道：「這個雖然累贅，只要座中沒有柳湘蓮、夏金桂就是了。但是這個吃的一杯醬油，是個什麼道理？」秋谷笑道：「這個醬油，是那葦根下泥水的替代品，你難道不知道麼？」眾人都哄然笑起來，都說這個替代品想得很好。

第四個就是主人黎軍門，伸手掣了一枝籌出來。戚珍三一眼看見，便嚷道：「完了！完了！」眾人大家連忙看時，原來奇巧不奇巧的，黎軍門剛剛掣著了柳湘蓮，眾人都都不覺哈哈大笑。只見上面刻著道：

酒人唐突，怒揮子路之拳；鳳女離魂，愁灑荀郎之淚。高情照日，俠氣凌雲。

萬金寶刃，縱橫秋水之光；滿馬春愁，撩亂繡鞍之影。得柳湘蓮者，合席皆賀兩杯，自飲一杯。習武者與湘蓮對飲一杯。遇寶玉、秦鍾，對飲一杯。遇尤三姐，受罰一杯。主

黎軍門看了笑道：「這倒很爽快。」

第五個便是陸善卿，剛剛掣了一枝出來，自己一看，便「呸」了一口，要仍舊放進筒去。早被黎軍門一把搶了過來，大家看了一眼，不覺又笑起來。原來這個陸善卿剛剛掣著了個夏金桂，上面刻的按語道：

香囊叩叩，未銷真個之魂；鴛鴦沉沉，推出窗前之月。芳心無主，春色難銷。

燠衣理鬢，長窺宋玉之牆；撩雨撥雲，願作陳平之瘦。得夏金桂者，合席不飲，夏金桂受罰一杯。有外遇者，與金桂對飲一杯。遇薛蟠者，作怒容，嘿飲三杯。遇寶玉，作媚態，對飲一杯。遇薛蝌，作媚態，牽衣握手，親敬三杯，薛蝌不飲，金桂作眉語自飲。

大家看了，都笑道：「這個令兒很有趣味，今天我們倒要看看陸善卿的媚態如何？」陸善卿和戚三珍都發急道：「怎麼今天這個令兒專專的和我們兩個人作對？這是個什麼道理？」大家聽了，又笑個不住。

第六、第七就是江伯臨、江仲吉兄弟兩個。江伯臨掣著了李綺，是大家公賀一杯，自飲一杯。遇李紉、李紋、邢岫煙、薛寶琴，各對飲一杯。江仲吉掣著了柳五兒，是大家公賀一杯，自飲一杯。遇寶玉、芳官，對飲一杯。遇林之孝家的，當受罰一杯，俯首低眉，安坐不動。江仲吉看了笑道：「只要巴著章秋谷不是林之孝家的，我就不怕了。」

臨了兒，秋谷吃了一杯令酒，伸手掣了一枝出來。大家看時，只見刻著道：

探春 輕盈二八，正當瓜字之年；霹靂一聲，飛出巨靈之掌。明明如月，婉婉當春。東風紅杏，移來上苑之花；鳳閣鸞台，嫁得金龜之婿。得探春者，公賀兩杯，自飲一杯。有功名者，與探春對飲一杯。官至一二品者，與探春對飲合盞雙杯。遇寶玉、寶釵、黛玉，對飲一杯。

秋谷看了笑道：「這真真是作法自斃了。」座中的幾個客人，剛剛的都是廣東候補官，黎軍門又恰恰是水師提督，秩居一品。秋谷只得和眾人對飲一杯，又和黎軍門對飲兩杯，笑道：「這個令官吃虧得很。」

秋谷過了令，便是方小松的史湘雲，座中止有章秋谷和黎軍門兩個酒量大些，便三個人大家照了一杯。又輪著楊安之的薛蝌，大家公推黎軍門和方小松兩個是有賢內助的，兩個人便吃了一杯。第四個戚珍三的薛蟠，大家說楊安之和江伯臨有些懼內，要他們兩個人吃酒。他們不肯吃，便也只得罷了。秋谷便拿起席上的醬油碟子來，倒了滿滿的一酒杯要戚珍三吃。大家都望著他笑。戚珍三皺著眉頭勉強吃一口，幾乎要吐出來，便道：「我情願多罰幾杯酒罷，這醬油委實的難吃。」大家聽了，又都笑起來。秋谷那裡肯依，道：「酒令嚴如軍令。你一個人不遵令，別人就都要不服令官的號令了。」戚珍三沒奈何，只得咽著氣，把一杯醬油吃了下去，眾人看著笑個不住。第五個黎軍門的柳湘蓮，習武的人止有秋谷一個，便吃了一杯。

黎軍門又走過去，把戚珍三背上輕輕的打了三下。第六個輪著陸善卿的夏金桂，大家都知道章秋谷和楊安之、方小松三個都是有外遇的，派著他們都吃了一杯。戚珍三便走過來，恭恭敬敬的敬了陸善卿三杯。陸善卿笑了一笑，被章秋谷罰了一杯，說要作怒容，不准嘻笑。戚珍三的酒敬過了，便該陸善卿去敬楊安之。陸善卿作難了一回，知道強不過去，只得斟了三杯酒，笑盈盈的走到楊安之身旁，拉著他的手，把酒杯放在楊安之唇邊。楊安之果然作出怒容，推開不飲。陸善卿又把第二杯酒送過來，斜著眼睛釘了他一眼。楊安之只不開口，坐著不動。陸善卿便取過酒杯，剛要吃時，秋谷在旁說道：「你這個眉語要好好的做，做得不好是要罰的。」陸善卿把雙眉一動，望著楊安之把眼睛飛了一轉。秋谷看了，不覺喝一聲采，大家也都叫起好來。

這一席酒只吃到日色平西，這個酒令直行了四五轉，行出許多笑話來。大覺都□分高興，盡歡而散。章秋谷同著方小松一同回去，方小松便問他道：「你既然不愛酒令，為什麼今天這般高興起來。」秋谷笑道：「這裡卻有一個道理，萬一個將來有人把我們的事情編成小說，這個酒令的一門卻是少不得的。我不過和那做書的人預備一個地位罷了。」

隔了幾天，又有幾個同鄉公請章秋谷在紫洞艇上和他接風。這個紫洞艇差不多就是西湖的游船一般，裡面卻是一色紫榆嵌螺甸的桌椅，錦幃繡幔佈置得簇簇生新。

又叫了許多廣東本地信人和幾個外省馬班子裡頭的姑娘前來陪酒。秋谷看那些廣東信人時，只見一個個都是寬衣博袖，大腳花鞋，面上搽得雪白的一臉鉛粉，連嘴唇都搽得白了，卻沒有一些兒胭脂，好象《三上吊》裡頭的縊鬼一般；更兼體態生硬，身段倔強，見了人理都不理。秋谷見了，把舌頭伸了一伸。又看那班馬班子的姑娘時，見雖然有一兩個略略生得好些，卻沒有一些兒身段架子，比起上海的信人，大不相同。正是：

煙波萬重，蒼茫海上之槎；風月清宵，惆悵江南之客。

自此以後，章秋谷便暫住在廣東。還有些廣東的官場笑柄、嫖界奇聞，在下做書的也來不及一一登載，這部《九尾龜》小說，卻就在這裡算個總結的了。